



# 康巴周末

## 康巴人文

2025年3月28日 星期五  
第1140期

### 寒灯旧事

◎ 苏林

母亲说，杨爷爷是个中等身材、小圆脸的“老陕”。

大概在三十年代，杨爷爷随着一大帮沾亲带故的同乡，挑着扁担从陕西来到了三岩龙。临行前，大家都对家中父母说，挣到钱，过年就回。可世道混乱，生意艰难，他们连肚子都顾不饱，更别说挣路费了。其他人索性都在当地藏族人家当女婿去了，只有杨爷爷独身一人。因为他总惦记着家中的老娘，逢人便说，出门时他娘说了，做好馍馍等他回家过年。

后来，一个同乡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一大家，娃娃们年龄都还小。杨爷爷是个心底善良的人，看着他们实在可怜，便常去家中帮忙挑水砍柴，下地耕种，闲暇又照着娃娃。寒来暑往，日子久了，有人撮合杨爷爷当这娃娃的“后老子”。杨爷爷思量再三，点头答应了。想到日子苦，杨爷爷和寡母也没有再生一男半女。杨爷爷计划着，等儿女成人了，日子好过点就回去看娘，再吃上一口她做的馍馍。可苦难的日子总是没有个头，闹饥荒、闹土匪、闹烟灾，缺口粮、缺衣服、缺劳力，什么样的苦都叫他们赶上了。日历总要往千翻，只有咬紧牙关，攒劲地干活，挣工分。杨爷爷想方设法找茶叶盐巴钱糊口，没有肉吃，他会逮耗子给娃娃们打牙祭。因母亲家和杨爷爷家是邻居，关系好，吃耗子肉改善生活时，母亲也常常有份。日子一年一年地这样熬着，值得欣慰的是娃娃们都懂事，懂得这个“阿大”太不容易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喜欢他、心疼他。一家人虽然挤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可几乎没有说过什么红脸话。日子虽苦，但心里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老少都是团结、和气和气、勤快的。

几十年来，这个坚强的老陕，除了一口的陕西口音外，已和本地的藏族人家没有两样了。眼看娃娃们一个个长大，杨爷爷心里又盘算着是时候回去看看娘了。全家人精心准备后，杨爷爷满心期待地回了陕西。哪知少小离家老大了，母亲已故，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兄弟们翻箱倒柜，拿出三十多个早已坚硬如石的馍馍交给杨爷爷，说，自从他走后，娘每年春节前都要做一个馍馍，等他回来时吃。年复一年，总共做了三十几个馍馍。他一直没回来，娘又舍不得扔，说给他留着，等他回来就交给他，算是个念想。故事讲到这里，就没了下文。后来，杨爷爷回了三岩龙，直到去世。我想象着，当年杨爷爷回陕西时的场景，他一定很痛苦，一定很无望，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比生离死别还要让人难受。

母亲为我讲述这个故事，我那时不在意，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才恍然明白，自己也是背井离乡漂泊在外，她也担心有一天我吃不上她做的馍馍吧！儿行千里母担忧，想到这里，我竟然潸然泪下。

## 五色海

第1140期

清香四溢润中华，  
红韵精神意气远。  
雅韵绵延入画涯，  
英姿飒爽添仙葩。  
赤蕊轻盈似彩蝶，  
粉瓣含笑映朝霞。  
摇曳春风映紫霞，  
漫山遍野报春花。

茶马古道

红雪花

## 七律二首

诗苑

◎ 杨国庆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钢笔尖上画流年

风雅意趣

◎ 王家年

钢笔画的收藏在于灵魂，钢笔画的灵魂在于特定情感。一幅幅钢笔画风景如果没有情感，就等于一个人空有躯干。一定的景物是某种特定情感的化身，是某种特定情感的再现。情感贯穿始终，是它的生命、它的灵魂。不同阅历，不同地域的艺术家，对钢笔画风景创作注入的情感是不同的。

钢笔画家经过多年不断探索及创作了大量描绘江南风光钢笔画风景作品，饱含着浓郁的江南情感，委婉朦胧，像梦里到过的地方，完美地表现出了大自然的和谐。不少作品都非常成功地描绘了江南水乡，给人以丰满而古老的印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数以百计的民居隔在两岸，由数十座精美的小石桥连成一片。千百年来，伊伊而过的桨声橈影，曾勾起多少沿河人家的遐思。

不少古镇保持清末民初水乡老街之特色。古朴优雅的石库墙门、精美的砖雕民居、独特的封火墙、石砌的堤岸河埠，向你诉说着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晚清至民国初，古镇主要商业街，沿街居民大多从商，临街店铺栈坊最多时达600余家，有60多种行业。两岸船帆川流不息，三尺柜台宾客盈门，一派兴旺景象……

用钢笔画方式，在表达主观感受上，选择了特殊的场景气氛来突出作品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甚至改变客观事物的客观形象，并赋予其独特的性格，把古镇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思想与景物浑然一体，进而获得巨大的审美享受。钢笔画风景创作都表现了不同的情景交融的气氛。无论是江南风景还是情结，都充满着对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意蕴。

钢笔画风景创作，是对自然的一种领悟，是传达某种理念和情感的形式语言。面对碧水青山，面对古人前人，钢笔画家在自然的静观、体悟、凝思中，在现实存在与心灵之间寻找自己的艺术表现天地。寻求精神的自然和自然的智慧，风景之性即我性，风景之情即我情。情之所至，笔之所至，笔之所致，情无不至。钢笔画家怀着一种朴素而虚静的情怀与自然对话。只有在清新的自然中才能灵感涌动，不断揣摩新的构思，并留下一些钢笔画风景画。

时下有不少钢笔画家的作品，被有意识的收藏者捷足先登。

### 《行春桥图》上读唐寅

唐寅(1470年—1523年)，字伯虎，又字子畏，以字行，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吴县人。明朝著名的大画家、诗人。

40岁以后，唐寅又吸收了一些“文人画”的东西。因他的画后来卖得很好，所以文人也喜欢，他不能只是画那种学南宋的东西了，便就融汇了元人的东西。从《行春桥图》可以看出，构图还是半边构图，右边是实的，左边是虚的，是学南宋人的。山石的体貌也较高，较雄劲，但他的轮廓线勾得就比较细了，轮廓线也比较圆转，一种很硬的、方硬的转折少了，线条也显得比较柔和，不是“砍”那种味道了，且他的特点就是把很多种画法都融在一起，披麻皴、斧劈皴，包括王蒙的很多皴法，像解索皴、牛毛皴他都融为一体了，所以既表现出山石的转折、体貌，同时又融合了各家的画法，画得很细。所以形成了一种细笔的风格……

唐寅的水墨花鸟画是以水墨提炼形象，墨韵明净、生趣盎然。他有《雨竹图》，画面以二组浓叶为主枝，后出淡叶，再出叶数笔以相呼应，叶均向下急趋，一派雨打竹叶之势。唐寅书法源自赵孟頫一体，风格丰满灵活，俊逸秀拔，几为画名所掩。他代表作《落花诗册》。唐寅擅画山水、人物、仕女和花鸟。

唐寅的山水画，早年师法沈周，传世之作甚少。存有《洞庭黄茅渚图》《贞寿堂图》《对竹图》等。中年的山水画，宗法周臣，周臣的山水画师法南宋的李唐和刘松年，唐寅的画可上溯至南宋李唐、刘松年为代表的院体画派。唐寅在周臣影响指导下，学到了宋人笔法严谨雄浑、风骨奇峭的风格。同时唐寅又参学了马远、夏圭的构图和笔墨技巧，并广泛地涉猎北宋李成、范宽、郭熙和元代的黄公望、王蒙诸大家的长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画面布局严谨整饬，造型真实生动，山势雄峻，石质坚峭，皴法斧劈，笔法劲健，墨色淋漓。唐寅代表作《王羲之出山图》《沛台实景图》等。

唐寅晚年画风已脱出周臣的风范，自立门户。以细笔山水居多，作品有《山路松风图》《春山伴侣图》等。从这些画的风格看，画风构图简洁清朗，用笔多为细劲中锋，犹如游丝描，纤而不弱，力而有韵，具有刚柔相济之美。山石的皴法丰富，多有短砍、长皴、顺笔、逆笔、方折、圆转等笔墨。林木、房舍、溪流等景物，穿插有序，密而不窒，杂而不乱，极富韵律和文人画秀润空灵的美感。墨色淋漓，又富浓淡变化。唐寅的山水画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能打破门户之见，无论北方画派、江南画派，还是南宋的院体及元代文人山水画，近及沈周和周臣等名画师，唐寅都认真学习，博采众长，革新创造。最后形成自己的画风。另一方面，是唐寅对自然山川有着亲身的体察和真实感受，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真山真水中汲取营养，从而对他的山水画创作起着重要的滋养作用。唐寅的作品气魄雄伟壮阔，造型严谨准确，笔墨精湛高深，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画家。

## 伍吉和女儿们

牧人生活

◎ 南泽仁

伍吉和她的三个女儿背负着高过头顶的麦穗，缓缓走向云雾缭绕的村庄，她们耳边回荡着麦穗相碰时发出的丰收节奏。

抵达村口时，伍吉将麦穗靠在一面新墙上稍作休息，女儿们也依次靠墙歇息。伍吉回望那片收割后的麦田，只见枯草遍地，四周一片寂静。三个女儿同样沉默不语，烈日晒得她们脸颊通红，额头的发丝被汗水浸湿，伍吉心中涌起一股怜爱，觉得背上的麦穗仿佛是捆绑她们命运的枷锁。

穿过村庄，伍吉推开沉重的院门，院中传来清脆的马铃声，两匹马儿正在咀嚼新鲜的麦秆。最小的女儿塔姆用鸟鸣般的喜悦声音喊道：“阿爸送酥油奶渣回来了。”她抢先爬上楼梯，在廊下卸下麦穗，便直奔锅庄屋寻找她的阿爸。伍吉和两个女儿则不慌不忙地晾晒好麦穗，抖落身上的草叶，这才走进锅庄。

桑格穿着一袭白毡袍，端坐在火塘边品茶，塔姆安静地坐在他身边，两人脸上看不出重逢的喜悦。桑格看到伍吉和女儿们回来，表情淡然，仿佛只是看到了一朵飘过的云。

大女儿郎吉和二女儿德吉用高低起伏的声音喊桑格：“阿爸！”之后，便安静地围坐在火塘边。伍吉没有看桑格一眼，径直走向储物室，端出半盆麦面，洗净后用温水和水和。郎吉取来铁烙饼，放在炭火上等待阿妈将小坩埚团摊放在上面烤至金黄。伍吉烤好第一个饼，递给桑格，桑格看了一眼饼，才慢悠悠地伸手接过，放在火沿边继续品茶，每吃一口都发出很大的响声。再烤好饼后，伍吉递给塔姆，她掰成几块与两个姐姐分享。德吉一边吃一边注视着桑格身后的竹篓，碧绿的塔姆叶包裹着新鲜的酥油和奶渣，散发出阵阵清香。

德吉心想：“放一小块酥油在茶碗里，它会转着圈融化，麦饼蘸着油吃，那真是再好不过的滋味了。”她继续喝着清茶，啜饮却吃出了持续低沉的咳嗽。

伍吉烤完饼后，轻巧地走出屋门，郎吉又将一只火钩放入炭火中烧灼。伍吉摘回一把香茅，切碎后放入木碗，加入干乳昔、辣椒粉和一点盐，再倒入半碗清茶。郎吉取出埋在炭火里的铁钩，将烧红的一头放入木碗中搅拌，碗里扑哧哧地冒着泡、冒着烟，一碗蘸料便做好了。女儿们围拢在木碗旁，用麦饼蘸着蘸水吃，吃得格外香。

伍吉没有吃饼，她为自己倒上一碗清茶，双手抱膝，对着火塘吐出一口深长的气息。那气息仿佛是从她咬紧的牙齿缝里发出的，让人听不出她是在叹息还是在舒缓一口气。桑格掰开面前的饼，吃了几口，便从身后的竹篓里取出两坩塔姆包裹的奶制品出门去了。孩子们的目光从门口耀眼的光线中收回来，转向伍吉，她仿佛没有看见，无声地吃起麦饼来，饼在她的口中嚼得十分干涩。

德吉放下碗，说要出门去看看马儿，顺便给它们添几把草料。塔姆踩着啜啜的脚步声跟去，但很快就被德吉送回火塘边继续吃茶。德吉再次走出门去，她随着桑格的背影来到了大伯家门口。狮子般威猛的藏族伏在门后的第一根柱子上假寐，它用散漫的眼光看着桑格轻轻地上了楼梯，进了锅庄屋。德吉进门时，它才起身抖动毛发，在柱子边上踱步巡查，不时从腮帮子里发出刀般锋利的声音。

傍晚的太阳从窗口照进大伯家的锅庄屋，照着大伯母的半边脸，她在捻羊绒，举着手中的羊绒朝着光束递去，像是想把它还给窗外的天空。看见桑格忽然而至，她顿时停下手中的一切，绽开鲜妍的眉眼朝他笑。桑格把手中的奶制品送到她面前，她一只手握拳杵在地板上支撑起整个圆润丰满的身躯站了起来，接过桑格手中的奶制品，深深地嗅闻后转身放进了橱柜里，继而又回到火塘边落座。她一起一落，一来一回，德吉在门口也感到了地板有些震颤。

大伯母为桑格盛了一碗茶，又兑入一勺羊奶，桑格端着碗大口地吃起来。他一边吃一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大伯母，看她的牛皮靴子，狗牙花纹镶边的藏袍子，火一样耀眼的头绳子，仿佛那羊奶融进热茶里的甘甜气味全是从大伯母身上散发出来的。大伯母和桑格的眼神相撞时，大伯母用手掩住口发出了一阵尖锐的笑声，那笑在光束中显得很怪异，接着她把那只带着笑声的手掌伸向了桑格。桑格愣住了。她低头解开腰上的蚕丝带，把蛀虫蛀过的一段展示给桑格看。桑格恍然大悟，他忙从衣兜里取出几张折卷起来的纸币，捡出一张递给她，余下的又放回衣兜里去，可是那放回去的手还没到衣兜口，大伯母就一把将那些钱全部夺了去。桑格没有说话，他又开始吃奶茶，吃出了很大的响声。

德吉站在门边看着屋子里的一切，潜怒在她小小的胸脯里起伏，她只想跑进屋，从大伯母手中夺回那本该属于阿妈和她们的钱，从橱柜里抱走那两坩属于阿妈和她们的奶制品。但她知道这样做结果是，父亲会把马儿直接赶到大伯家的院子里，竹篓里所有的酥油和奶渣都会摆放在大伯母的橱柜里。她甚至听到了大伯母更加响亮的笑声，这使她打了一个寒颤。

德吉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睡梦中，她听到阿妈在低声向阿爸打听酥油奶渣的去处，但很快她听到了阿爸摔门而去的声音，不一会儿，黑夜传回了几声浑厚的狗吠。

早上，阿妈眼睛红肿，她让德吉给大伯和大伯母送几朵新鲜的蘑菇去，德吉就在大伯家的火塘边看见了阿爸，他在低头吃着糌粑和奶茶，像并不认识自己的女儿那样。德吉只浅浅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喊他一声阿爸。德吉用一口气跑回家，跑进阿妈的怀抱，阿妈看见她的眼睛浸满了泪花，便确定了桑格的去处，从此再不向他问一句或轻或重的话。

此刻，潜怒在德吉的胸脯加重着起伏，她的眼睛在门边搜寻，后来她看到了一只发芽的土豆，她拾起它，对准屋内的火塘掷去，她想在他们眼前激起一点必要的动静。火塘里一根燃烧的干竹棍被打翘了起来，那火苗很快就在大伯母的一声尖叫中熄灭了，一缕烟升起时，她喊出了一尊菩萨的名号来安抚自己受到的惊吓。可是她并没有起身到门外去看个究竟，她也没有朝门口方向瞧一眼，她依然坐在火塘边上，像一口从天而降的大钟那样。桑格有所意识，但也没有理会，他也稳坐在那里，那里就像使她生了根的土壤一样。

德吉感到有些无助，有些失落，她慢慢地下了楼梯，那几朵蘑菇还在柱子前踱步，姿态勇猛，看到德吉，它停了下来。德吉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它，一直瞪着，它黑亮的眼光便慢慢暗淡了下来，像头顶上方的天幕一样。

德吉悄然回到锅庄门口，阿妈在火塘边捻羊绒，她盘坐的膝上深睡着温暖的塔姆和郎吉。松柴燃烧的火光照着阿妈清瘦的脸颊，单薄的身子。她把一片羊绒举向头顶的时候，窗外的夜空就被点亮了。

